

蒙古鹿石上的两种图案所表现的器物

潘玲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在蒙古的鹿石上雕刻有很多武器和工具的形象, 我们可以在考古遗存中找到和它们对应的实物。但是鹿石上的一些形状简单的图案所表达的意义很难理解。根据中国北方地区的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内所发现的器物, 我们能够推测出, 鹿石上的悬挂在腰带下的和在腰带附近的小的长方形和梯形图案描绘的是悬挂在腰带下的砺石; 鹿石上的在胸部或腹部一带的实心的圆形描绘的是悬挂或缝在衣服上的镜形饰或圆牌饰。

关键词: 鹿石 砺石 镜形饰 圆牌饰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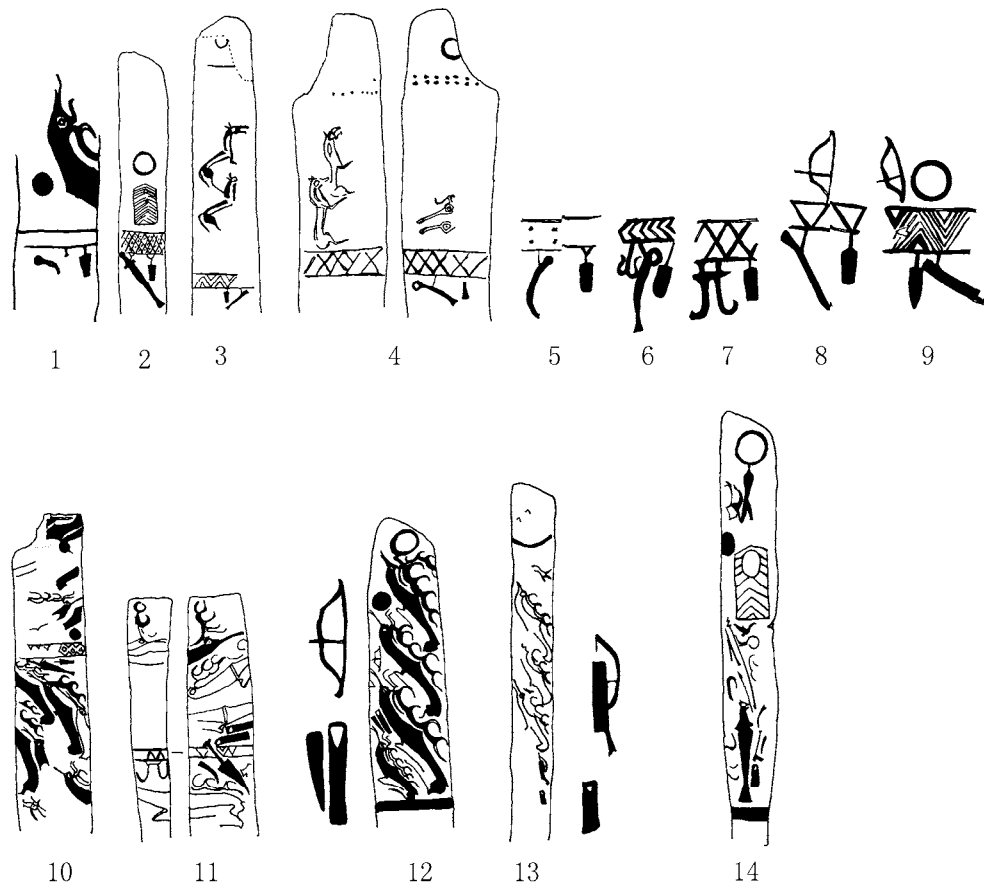
鹿石是表面雕刻有以鹿为主的动物形象和武器工具图案的拟人化的石柱, 因雕刻的动物形象大多数是风格化的鹿, 因此把这类石柱统称为鹿石。鹿石主要分布于蒙古共和国, 与其接壤的俄罗斯的图瓦和阿尔泰地区、中国的新疆地区北部也有少量分布。一般认为, 鹿石存在的时间在青铜时代后期和早期铁器时代, 即相当于中国的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对于鹿石具体的年代上下限在学术界还存在分歧。鹿石表面雕刻的管鋌斧、啄戈、鹤嘴斧、短剑、挂绳钩等武器或工具都可在考古遗存中找到对应的事物, 但是还有一些鹿石上雕刻的图案因图形比较简单, 不容易认定其对应的实物, 本文尝试分析其中两种此类图案所表示的器物。

鹿石上雕刻的大多数武器和工具与北方系青铜器形制相同或接近, 可以认为雕刻鹿石的人群与中国北方地区使用北方系青铜器的人群有相似的习俗, 因此可以利用中国北方地区墓葬出土材料来分析鹿石上的图案的涵义。本文所分析的是鹿石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的蒙古地区的鹿石, 目前俄罗斯学者伏尔科夫的专著《蒙古的鹿石》对蒙古的鹿石资料发表最全面, 本文分析的鹿石资料皆出自于该书^[1]。

在很多刻有腰带的鹿石上, 在武器和工具的附近常见一个用一条细线悬挂在腰带上的不大的梯形或长方形的器物(图一, 1—9)。有少数鹿石上的武器没有悬挂在腰带上, 或者鹿石上没有表现出腰带, 在这两种情况下出现的这种小梯形或长方形器物在近顶端处表现出一个小的穿孔(图一, 10—14)。这种器物在绝大多数鹿石上只刻一件, 只发现一件鹿石上刻有 2 件的(图一, 11)。伏尔科夫曾提到鹿石上刻的武器工具中有砺石, 估计指的即是此^[2]。

在腰部悬挂砺石的习俗在中国北方地区及其临近的亚洲草原地带流行的时间非常长, 范围也非常广。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一些墓葬存在死者腰部附近随葬砺石的现象。绝大多数是每个人只随葬 1 件, 极少数随葬 2 件。这些砺石近长条形或近梯形, 绝大多数顶部有一圆形穿孔(图二, 1—4、6—17), 只发现 1 件无穿孔的和 1 件顶部用一圈可系绳的凹槽代替穿孔的(图二, 5)^[3]。大多数砺石的一面因使用磨损而下凹。砺石一般长 6—12 厘米, 最长的 16 厘米, 最小的约 5 厘米。在殷墟时期安阳小屯宫殿区的三座车马坑内各殉葬一个人, 每个人的随葬器物中都有 1 件砺石^[4]。在白浮 M2、M3 也各发现 1 件砺石, 与其它随葬器物一起放在椁的一角(图二, 1、2)^[5]。随葬砺石的现象也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以及东北地区的墓葬(图二, 3—17)^[6]。在上述有些未被破坏的墓葬中可见多数砺石放在死者的腰部一带, 只有少数放在胸部。在东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房址内也发现过和墓葬中随葬的形状类似的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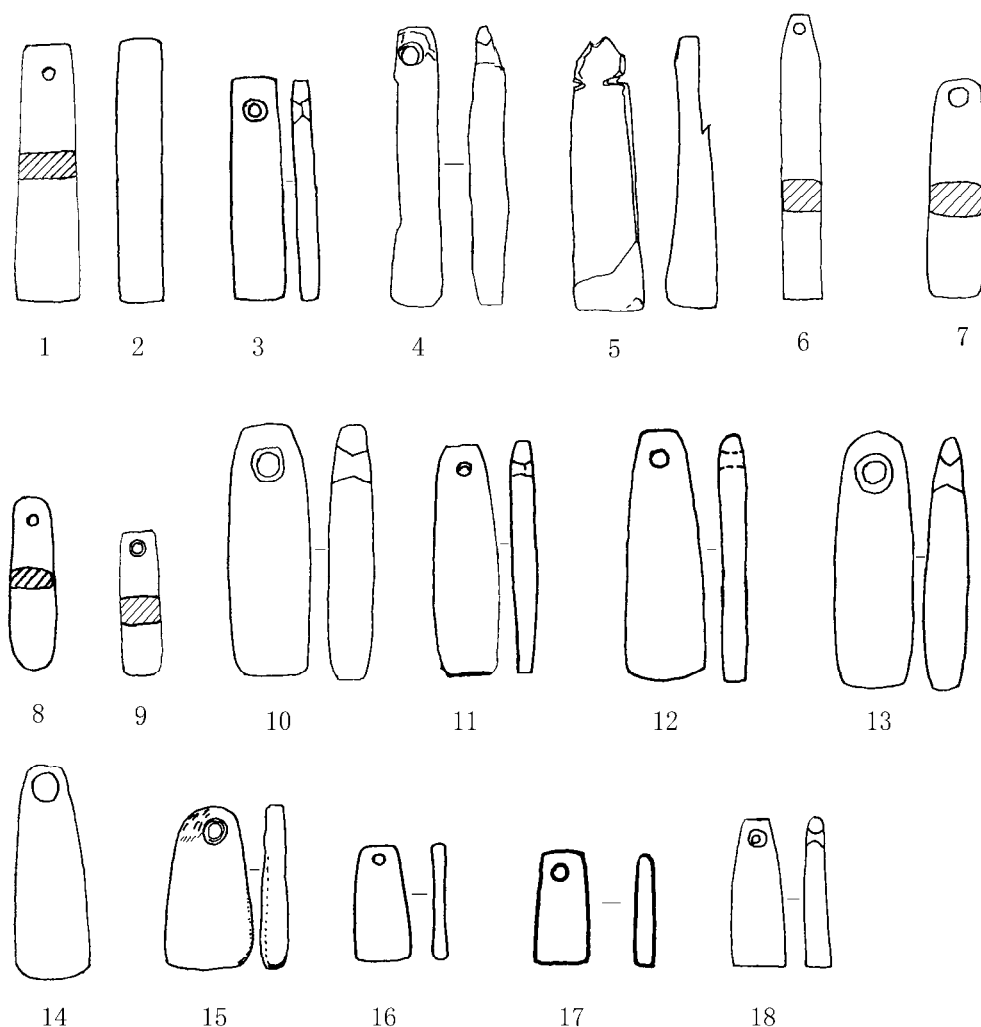
(图二, 18)^[7]。在年代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俄罗斯阿尔泰、图瓦、蒙古西部的一些早期游牧民



图一 鹿石上的长方形和梯形器物

1—4、10、11、14.鹿石的正面或侧面 5-9、鹿石上的腰带附近工具等图案局部图 12、13.鹿石的侧面及其局部图案

族墓葬也随葬砺石，其形状与中国北方的相似^[8]。从上述墓葬的发现可以看出，这种长条形或梯形的小型砺石是商周至战国时期中央亚洲草原地区居民日常携带的一种工具，常常挂在腰部。因此在器物形状、数量、分布位置、流行年代等方面砺石与鹿石上的长条形和梯形器物都相吻合。其中鹿石上的那些没有挂在腰带上的、顶端表现出穿孔的长条状物无疑应该是砺石。鹿石上的通过一条细线悬挂在腰带上而没有表现出穿孔的梯形或长方形器物很可能至少有一部分也是砺石，因为一方面它们不和有穿孔没有挂在腰带上的砺石同时出现在一件鹿石上，说明两者不是同时携带于一个人身上的不同器物；另一方面，草原地带的古代骑马民族挂在腰带上的武器和工具都是轻便易携带的，为了携带方便不致丢失，很多悬挂在腰带上的器物都单独的或成组的放在鞞或皮革制成的套子里，在有的保存条件较好的墓葬中，这些皮质套具得以保存下来。例如在图瓦的早期游牧民族墓葬中发现成组的刀子或短剑放在一个多隔的皮套子里^[9]；在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木墓地有穿孔柄的小铜镜放在皮革缝制成的套子里等^[10]。因此，完全有可能，有些砺石不是直接悬挂在腰带上，而是放在悬挂在腰带上的小皮套里。为了拿取砺石方便，很可能有些皮套根据砺石的形状做成小头向下的倒梯形，这样能使放在里面的梯形砺石很容易取出（图一，1、8、9）。鹿石上刻的没有穿孔的用一条



图二 中国北方地区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砺石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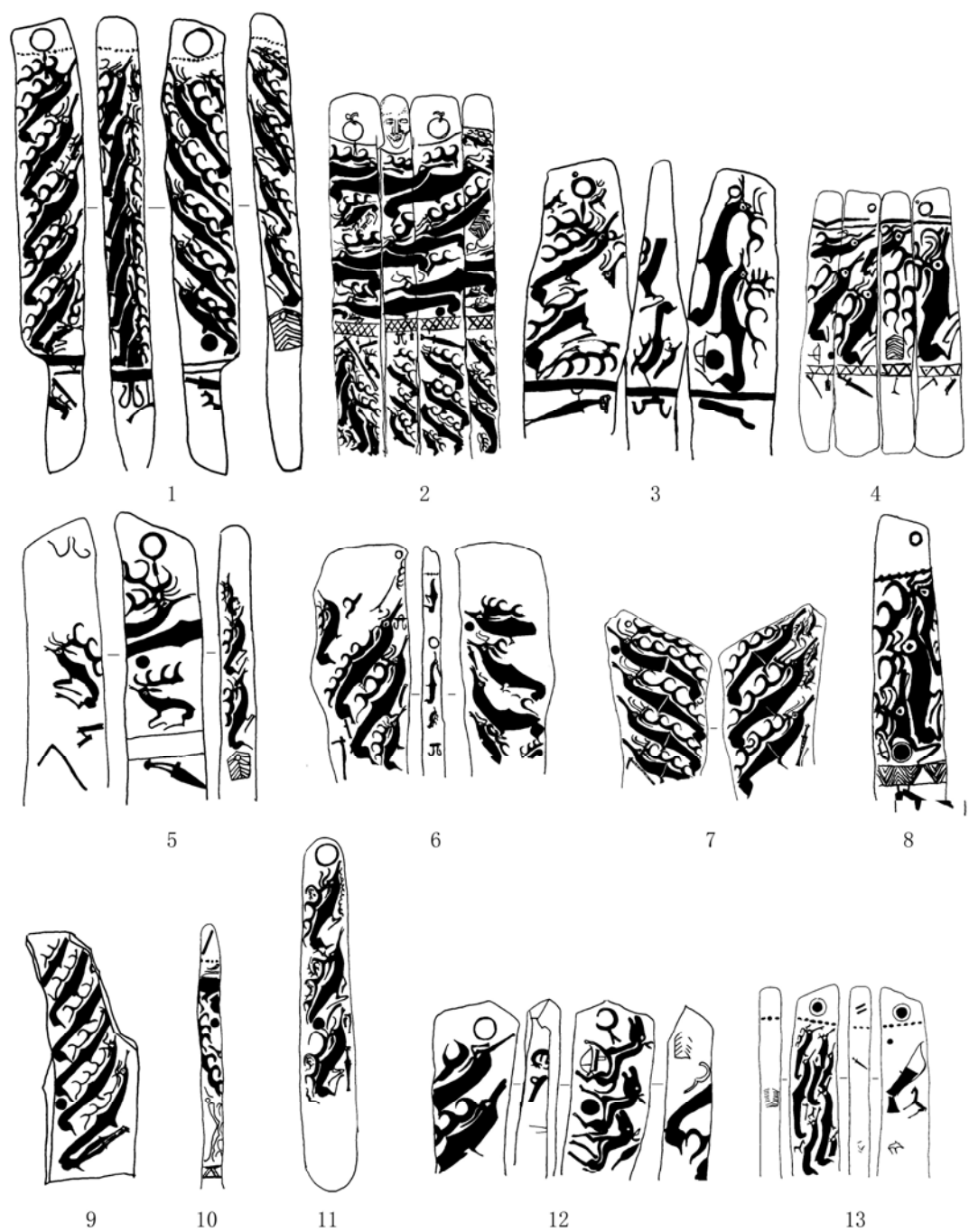
- 1.北京昌平白浮 M3 2.北京昌平白浮 M2 3、11.内蒙宁城小黑石沟 M8501 4、5. 吉林桦甸西荒山屯 M4
6.吉林磐石梨树上屯西山青铜时代墓葬 7.宁夏中宁县倪丁村 M2 8.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 M5 9、16.河北怀来北辛堡 M1（主墓和陪葬墓内各一件） 10.内蒙古凉城饮牛沟墓葬 12.内蒙古宁城县梁家营子 M8071
13. 宁夏中宁县倪丁村 M1 14. 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 M1 15.北京延庆玉皇庙 M32 17.河北滦平梨树沟门 M5 18.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 F3

线连接在腰带上的长方形或梯形的图案很可能表现的是这种放在皮套子里的砺石。

伏尔科夫的《蒙古的鹿石》发表的 215 块鹿石中有 87 块鹿石的一面刻有一个实心的圆。这种实心圆刻于鹿石上的动物和武器工具图案以外的空间，大多数位于鹿石侧面的相当于人的胸腹部一带，少数位于接近腰带上面的位置，只有一例位于腰带下面（图三）。鹿石上出现的这种实心圆很可能是描绘穿挂或缝缀在人的衣服的胸腹部一带的一种圆形装饰物，在中国北方地区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有类似的实物。

在北方长城地带和东北地区的西南部，在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常见随葬形制多样的镜形饰，有的多组，有的正面正中有组，有的背面正中有一组，有的有花纹，有的素面无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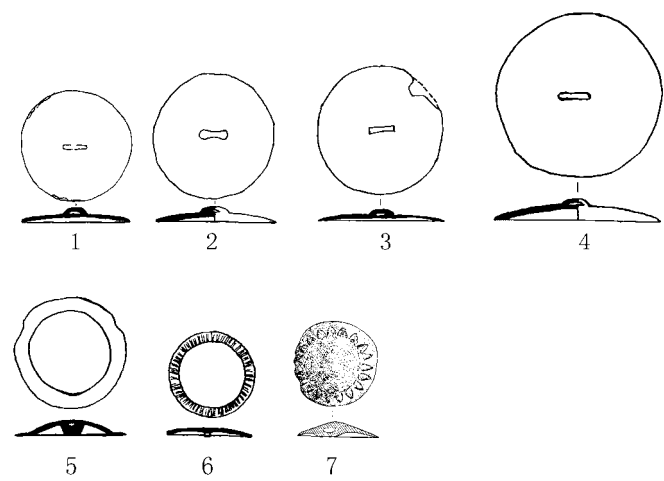
饰。这些镜形饰的用途也不同，其中有些是衣服上的装饰物，有些是放在死者身上的与信仰



图三 刻有实心圆的鹿石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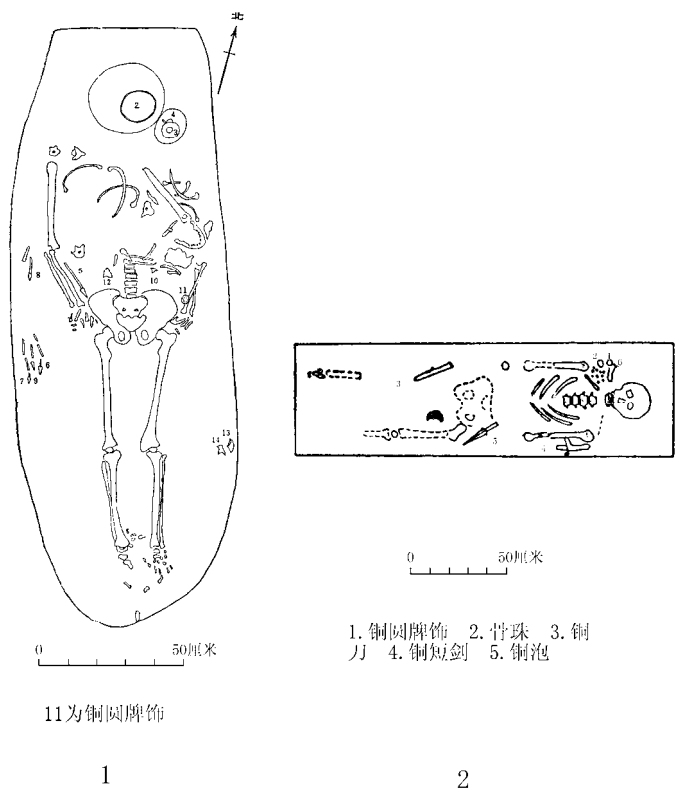
和祭祀活动有关的特殊随葬物（如沈阳郑家洼子 M6512）^[11]，有些是马头上的装饰物，只有根据在墓葬中的原始出土位置才能判断其具体用途。其中有一种镜面外凸、正面有一突纽的镜形饰，常在墓葬中只随葬一件，并且在有的保存较好的墓葬中发现它位于死者的胸腹部。如年代在西周中晚期的昌平白浮 M2、M3 各随葬一件这种镜形饰，和其它随葬青铜器一起放在槨的一角（图四，1）^[12]。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建平水泉城子 M7701 出 1 件，位于人骨

架的胸腹部，牌饰的背面粘附有多层麻布痕迹（图四，2）^[13]；在水泉城子 M7801 也出 1 件，



图四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和东北地区的镜形饰和圆牌饰

1.昌平白浮 M3 2. 建平水泉城子 M7701 3.建平水泉城子 M7801 4.建平大拉罕沟 M751 5.宁城梁家营子 M8071 6.平泉东南沟黄窝子山 M149



图五 圆牌饰在墓葬中的位置

1.平洋墓葬 M149 平面图 2.平泉东南沟黄窝子山 M6 平面图

牌饰的背面亦粘附多层麻布痕迹，位置不详（图四，3）^[14]。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建平大拉罕

沟 M751 发现 1 件(图四, 4)^[15]。以上墓葬出的几件凸面镜形饰最大的一件直径 15 厘米, 其余的直径 9.5—10.8 厘米, 与鹿石上的实心圆大小比例接近。水泉城子两座墓葬出土的两件凸面镜形饰背面都有麻布痕迹, 说明它们下葬时是放在衣服的上部, 即是穿挂在衣服外面的装饰物。以上墓葬出的凸面镜形饰很可能就是鹿石上所刻实心圆的实物。

在北方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还常见一种凸面的背面正中有单纽的圆牌饰(有的报告称为“大铜泡”), 一般直径 5—8 厘米。有的圆牌饰的边缘有折平的边沿, 有的有一圈放射状纹饰, 这种圆牌饰通常在墓葬中发现的数量很少, 一般 1—3 件。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黄窝子山 M4、M6、M10 各出 1 件, 分别位于死者的肩部和上腹部(图四, 6。图五, 2)^[16]。黑龙江平洋墓葬 M149 出 1 件, 位于死者手腕上部和胯骨之间(图四, 7。图五, 1)^[17]。宁城梁家营子 M8071 出的一件边沿折平(图四, 5)^[18], 与一件鹿石上刻的外面有一个圆圈的实心圆轮廓非常相似(图三, 8)。这种圆形牌饰中很可能有一部分就是鹿石上所刻实心圆的实物。

参考文献

- [1] Волков В. В. Бронзовый и ранний железный век Северной Монголии [M]. Улан-Батор, 1967. 70.
- [2] Vitali V. Volkov. Early nomads of Mongolia [J].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M]. Berkeley, 1995. 315-333.
- [3] a.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 [J]. 考古, 1974, (4): 246~258. (本文图一, 1、2).
- b. 赤峰市博物馆, 宁城县文管所. 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简报 [J]. 文物, 1995, (5): 4~22. (本文图一, 3、11).
- c.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市博物馆. 吉林桦甸西荒山屯青铜短剑墓 [A]. 东北历史与考古(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141~152 (本文图 4、5).
- d. 张永平, 于岚. 磐石县梨树上屯西山发现一座青铜时代墓葬 [J]. 博物馆研究, 1993, (2): 64~65. (本文图一, 6).
- e.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 宁夏中宁县青铜短剑墓清理简报 [J]. 考古, 1987, (9): 773~777. (本文图一, 7、13).
- f. 周兴华. 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 [J]. 考古, 1989, (11): 971~980. (本文图一, 8).
- g.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 [J]. 考古, 1960, (5): 231~242. (本文图一, 9、16).
- h.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 [A], 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4. 26~31. (本文图一, 10).
- i. 宁城县文化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东北考古专业. 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 [A]. 文物资料丛刊(第九辑)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23~53. (本文图一, 12).
- j. 朱贵. 辽宁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 [J]. 考古学报, 1960, (1): 60~71. (本文图一, 14).
- k.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 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 [J]. 文物, 1989, (8): 17~35. (本文图一, 15).
- l. 滦平县博物馆. 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1995, (5): 8~15. (本文图一, 17).
- [4] 杨宝城. 殷墟的车马坑 [A]. 殷墟文化研究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119~180.
- [5] 同注 [3] a.
- [6] 同注 [3] b~k.
- [7] 吉林市博物馆. 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 [A]. 考古学集刊(5)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120~149.
- [8] a.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А. М.. Ранние кочевники скиф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увы [A], 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го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M]. Москва, 1992. 178~195.
- b. Грязнов М. П.. Алтай и приалтайская степь [A], 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го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M], Москва, 1992. 162~177. p. 69, 21.

- 【9】同注[8]a, 图 76, 38、44.
- 【10】Новонгородова Э. А.. Древняя Монголия [M], Москва, 1989. 266.
- 【11】沈阳故宫博物院,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J]. 考古学报, 1975, (1): 141~155.
- 【12】同注[3]a.
- 【13】建平县文化馆, 朝阳地区博物馆. 辽宁建平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J]. 考古, 1983, (8): 679~694.
- 【14】同[13].
- 【15】同[13].
- 【16】河北省博物馆,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J]. 考古, 1977, (1): 51~55.
- 【1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平洋墓葬[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18】宁城县文化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东北考古专业. 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A]. 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23~53.

The Corresponding Articles of Two Kinds of Patterns on the Deer Stones in Mongolia

PanL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Chan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On the deer stones in Mongolia, of many patterns which depicted arms and tools, we can find their corresponding material objects i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But the meaning of some simple shape patterns on the deer stones are very difficult understood. According to the discoveries in the tombs from Shang and Zhong periods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e North China, we can infer that the small rectangulars and trapezoids which were hung under belts or drew near belts on the deer stones depicted grindstones hung under belts; the solid circles in the chest or belly places of deer stones depicted the mirror shape ornaments or round shape plates which were hung or sewn on the clothes.

Keywords: Deer stone; Grindstone; Mirror shape ornament; Round shape plate

收稿日期: 2006-04-10

作者简介: 潘玲(1967-), 黑龙江桦川县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